

许辉散文典藏

# 河西走廊的散步

许辉  
◎ 著





许辉散文典藏

# 河西走廊的散步

Hexi Zoulang De Sanbu

许 辉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西走廊的散步/许辉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1

(许辉散文典藏)

ISBN 978-7-5396-5538-3

I. ①河… II. ①许…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3349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何 健

装帧设计:徐 睿

---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http://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5.875 字数:300 千字

版次: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5.00 元(精装)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河西走廊的散步 Hexi Zoulang De Sanbu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许辉，安徽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散文委员会委员，安徽大学兼职教授，曾任茅盾文学奖评委。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夏天的公事》《人种》等，长篇小说《尘世》《王》等，散文随笔集《和地球上的小麦单独在一起》《和自己的淮河单独在一起》《又见炊烟》《涡河边的老子》等。短篇小说《碑》曾作为全国高考、高校考研大试题，中短篇小说《碑》《夏天的公事》等被翻译成英、日等多国文字，收入大学教材。作品多次获国内文学大奖。

## 2000年

- 月光下的园子 / 001  
平静下来了 / 003  
天空、大地和性 / 005  
永世长存 / 006  
很长时间以后 / 008  
一个人离去 / 010  
角度与位置 / 011  
做事 / 012  
那些地方 / 015  
夏天的情形 / 017  
笛声传来 / 018  
傍晚会不会下雨 / 019  
我写《碑》 / 020  
已入秋里 / 022  
思绪漫漶 / 024  
坐在花池的水泥围台上 / 026  
给大舅寄报纸 / 029

## 2001年

- 知了 / 033  
佛光笼罩着甘南大草原 / 035

河西走廊的散步 / 044

## 2002 年

我在江淮大地的老家 / 052

私房钱 / 061

父亲的照片 / 063

一头小牛犊 / 066

70 年代的一张《参考消息》 / 069

自我鉴定 / 072

还乡 / 076

生活用品价格手册 / 078

小画书与《水浒传》 / 081

“文革”文体 / 084

忆贺羨泉老师 / 087

世界杯与性 / 093

邓丽君、王菲及其他 / 096

我的父亲母亲 / 099

父亲的遗产 / 102

读书的记忆与联想 / 105

盛夏的随笔 / 108

生命因书香而充盈 / 111

## 2003年

黎佳老师与《茶不凉斋漫笔》 / 113

我的后半生 / 116

书房 / 118

所有的文学观念都是“现实主义”的观念 / 121

诸芳迎春 / 123

## 2004年

太太的背影 / 126

关于手机 / 128

试论欣赏小女生及其他 / 130

相亲 / 132

时间在藏区被拨慢了 / 135

蜗牛与我 / 192

闲话“生活” / 194

哀白榕师 / 197

## 2005年

邮缘春秋 / 200

春光拥簇的家居生活 / 203

女人与烟草 / 205

湖口的早晨 / 208

散兵 / 210

北方 / 214

立冬 / 216

广场 / 218

## 2006 年

地名与说话 / 221

温润的渴望 / 225

乡土北京 / 228

槐夏 / 231

嫩桑摇曳的麦月 / 233

小麦香熟 / 236

北京齐白石故居 / 239

和动植物以及这个物质的世界在一起 / 243

黄淮海平原 / 245

口语北京 / 247

在北京昌平 / 250

## 2007 年

农民习性与种菜 / 257

游石台仙寓山记 / 260

登六安齐山蝙蝠洞记 / 261

游泾县月亮湾记 / 263

阜南 / 264

阜南曹集镇 / 266

肥东长乐 / 268

## 2008 年

岳西 / 271

杂谷脑河由汶川城南流过 / 272

哀悼日 / 273

小镇与菜园 / 274

无为泥汊镇 / 276

繁昌荻港镇 / 280

## 2009 年

宿州 / 283

南京 / 285

延庆 / 287

江南太平湖 / 289

河南息县 / 291

息县中渡店淮河大桥 / 293

广德 / 295

东至 / 296

青阳 / 297

个人视野里的北京 / 298

黟县 / 300

旌德 / 302

和县 / 304

望江华阳镇 / 306

## **2010年**

当涂 / 308

四川松潘 / 310

彭泽 / 312

彭泽棉船镇 / 314

彭泽马垱镇 / 316

加拿大温哥华 / 319

美国洛杉矶、圣地亚哥、旧金山 / 321

## **2000—2010 年读书随笔 / 323**

2000 年

## 月光下的园子

年轻时留下的印象,有可能会影响我们一生。我 1976 年到农村插队,在灵璧县城的一户人家里,看到大水缸里养殖的一丛月季,缸是残破的,还打着铜疤子,但并不影响养花。那丛月季,在我当时的眼里可谓奇大无比,它下立于地,上及于梁,花团锦簇,繁花似锦,其实没有什么词可以形容其大、其彩的,真叫人惊呆了!后来在宿州,我有了住房,总是要种些花花草草的,但因为种种限制,我没有种花种草,却种了一篱空心菜。空心菜大概就像现在的木耳菜,吃法彼此完全不一样,那时专吃梗而弃叶,现今却是独吃叶了。一篱的空心菜长过 20 米,从我家廊下直伸往暂时的荒地中去,现在想起来,犹如北方某族人的家园,亘古、蜿蜒、苍茫。我还记得一位朋友自我家辞去,手里拎着我送他的几瓶新锐啤酒。我站在廊下送他,他沿篱子走,一篱的空心菜做他的侧景,他直走成很小了也没走出一篱子虬虬龙龙空心菜的侧景。你可想见那篱子的分量。

到合肥后也是几年间无有定所,那一年得了仄屋,顾不得装饰,割几块地毯铺进去,就阖家儿乐了。种了些植株,内中有一种叫文竹,听人说文竹养大了攀缘而上,3 米、5 米的都有。最终是没能养成,只落下一台子芒刺似的干针。又养了龟背竹,又养了水竹,最终是什么都没能养成。遗下的花盆堆放在楼道里,隔

壁公司一位女士从中挑了几个,还专门来跟我打了声招呼。过了不久,那家公司也就倒闭了。

十年后从那里搬出来,新居总归要大一点,特别是有了一方不俗的阳台。在餐厅似乎是有情调的升降灯下夜话,把插队时关于月季的印象说给她们听,说过了就有一种感觉,仿佛优雅的并不是事物本身,优雅的倒是回忆、怀旧的梦想!又把盆盆罐罐往楼上扛,又是花儿草呀的,一趟趟地买,也买了三株月季,分植在三个盆里,每天大水大肥地浇,是希望它们快快长大。

天还不是太热,但也已经不凉。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怪梦,梦见我的植物已经长大,我站在月光下看着我的园子。当然,它们不可能是月季,它们是肥厚肉汁的瓜子吊兰,抑或是布满小鼠牙式叶瓣的垂盆草——我知道,我们的理想都不可收获,我们收获的,只能是我们理想的副产品。

2000年7月20日发表

## 平静下来了

这一个傍晚,我完成了一桩久已等待的琐碎而重大的事情后,骑车回家,一路走着,一路的心情突然平静下来了。我想起有一年的一段时期,我老是打算到郊外看秋枯的稻田和草地,我真就去了,我呼吸着草根的气息,我想我是和草根共同在呼吸着,我倚在她们的怀抱里。我听到乡仔从远地还乡时匆忙走过的声音,他们怀揣着在另一个城市挣到的货币,他们左手的手指上戴着大大的假钻戒。我想起我前天在街道上骑行时,自行车后胎突然瘪了下去的情形,我把自行车推到路边的修车点交给修车的师傅,然后我就站在人行道上街头的景物。这时一个丰腴、健美、大小腿结实有力的女孩子从我的身边一擦而过,她的头发几乎扫在我的脸上。当我的眼光低垂下来的一瞬间,我看见她的白皙的脖颈上有几道新鲜的指甲的抓痕,我觉得这一瞬间事态的发展,就推进了我生命的历程。我想起夏季洪水泛滥后暴露在视线里的河滩,洪水后的河滩总给人异常肥沃的印象。我还想起我去年秋天在乡下看到的场景:一辆满载着刚收割下来的黄豆秧的手扶拖拉机停在农户门前的平地上,雨把别的地方都淋湿了,唯有拖拉机下的地面是干的。一头大猪从拖拉机上扯下来许多黄豆秧,它躺在豆秧上,很舒服地吃豆荚,嘴角都吃出白沫来了。我想我真的平静下来了。我生命的钟摆

正在开始一个均衡的时刻。我想这也许就是我推托不掉的此刻的运数。

## 天空、大地和性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想起这个话题的。我想起我那时候下放在安徽省灵璧县向阳公社大西大队大西生产队，冬天我们在地里挖一种生产用的沟。是什么沟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一人负责一段，按长度和规定的深度给工分。沟有时候很直，有时候有  $90^\circ$  的急转弯。我记得那是一个寒风刺骨的冬日傍晚，天空还很亮，挖沟的男女社员不多，也很分散，大都缩在沟里，从地面上几乎看不见他们和她们。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要顺着沟一直往前走，前面就是一个  $90^\circ$  的直弯，我的目光才刚转过那个弯，就看见一幅令我永难忘怀的画面：队里的一个还不到 20 岁的没结婚的小伙子，可能是刚刚解过小便，他正把他的粗红的生殖器翻到最根，直挺挺地往前上方竖着；他的那货极粗极大极红，太触目惊心了！他直硬硬地挺着它，脸却斜对着天空，目光凝望着还很红很亮的天空，一动不动，完全是一种举世无双的大陶醉。我赶紧收住脚步，缩回到直角的这一边，顺来路撤回。这件事无法言明，其实它是小事。但它给我的视觉和心灵的冲击却是极其深刻和久远的，那就是我在乡野里感觉到的一种原始的生命力量，那么不顾一切，那么不加修饰，那么亢奋、自发、冲动和猛烈，那么原汁原味，那么对得起天空和大地！

现在，我们真的是生活在一个温吞水似的生活里吗？包括我们的性和性生活？

## 永世长存

那是一个很奇妙的时刻。

那是一个晴朗春日的暮晚，一辆特快车临时停车在江淮之间的一段路轨上。我当时正坐在车里，车厢里人非常少，但设备崭新，空调完善，女服务员服务周到，每一位乘客的面前都放着一杯滚烫的热茶。人在这种环境里必然会产生某种特别的感受：车停时我正望着车窗外，车停的一刹那，我突然发觉外面的天空正在暗淡下去，但也还能看见远的和近的事物。我们正停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呢？我看见一些熟悉的画面：一些温馨的正在亮着灯的房子，雨后数天踩出来的发白的路通向较远的地方，成片的麦田中间点缀着一些开了黄花的油菜地，穿着黑西服、剪着短头发、正打算骑上自行车的腰身很好的一位姑娘，一辆在更远些的路上开动的正往家里赶的小四轮拖拉机，等等。

毫无疑问，我熟悉它们，熟悉这些最质朴、最原始也是最具有活性的东西。我想，这必然是那些永世长存的东西，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看到过它们，我肯定也无数次地成为过它们，现在，在一个完全不经意的特别的环境里，我又看到了它们；可以想象，以往一百年、一千年，甚至更久远的一些时刻，它们都存在过，而且也都有人看到过它们，它们还不是永世长存的吗？它们还不能激发起我们对生活和过程的迁延的感觉吗？谁不在我们